

# 邵雍先天易論史述評

高 懷 民\*

## 提 要

中國易學的發展，可以分作三個時期：先秦、兩漢與宋明。先秦時期的易家人物自以伏羲、文王、孔子三聖為代表；兩漢時期有孟、京、荀、虞；至於宋明時期，則邵雍的先天易學，卓然獨立成家，影響近世特巨。本文乃就邵氏易之論史部分作「述評」，其「述」雖非詳盡，相信已得其梗概要旨，其「評」則舉數家對邵氏易之評語，以作討論解析。全文共分為以下九節：

- 一、前言。
- 二、先天易圖：舉邵氏論史部分之易圖，並加說明。
- 三、先天易數：舉邵氏之易數，並加說明。
- 四、日甲一元之數：為人類始有入無之數，述明之。
- 五、開物與閉物：為人文活動之數限，依卦象解說。
- 六、人文鼎盛於夬之乾：列經世年表以作說明。
- 七、歷史觀：述說邵雍「皇、帝、王、伯」的歷史觀。
- 八、批評與討論：引錄數家之評語，討論其得失。
- 九、結論。

邵雍先天易除論史部分外，尚有論天地之數，論萬物之變等，故本文僅為邵氏易說一部分之提出。

## 一、前 言

邵雍，字堯夫，北宋真宗至神宗年間人（西元一〇一一——一〇七七），居洛陽，後世

---

\* 作者為本校哲學研究所教授

稱康節先生。邵雍的先天易，在先秦儒、道兩家易學及漢象數易之外，別開門徑，獨樹一格，贏得近千年以來易學界的讚賞。但由於他的易學思想乃倚於先天易圖與數理而立說，與一般人循義理解易的思路不同，所以不能為當時瞭解；他的門人，包括他的兒子邵伯溫在內，都未見得其精蘊。再加上他死後數十年間，宋室政局混亂，遼金入侵，汴洛淪陷，朝廷南渡，以致於他生前的著述也流散無歸了。朱熹和蔡元定的時代，說起來相距邵雍之死，不過數十年，不算太久（朱熹生時為西元一一三〇——一二〇〇，蔡元定則小朱熹五歲），對他的易學已感奧妙難知。朱熹雖非常傾慕邵氏易學，也只能舉錄他的幾個先天圖作一般性的說明，未能有精到明數理的紹述，此固由於朱熹遠於數，思路不同所致；然而蔡元定一生，致力於研究邵氏先天易，費心力甚多，且性近於易數，對先天易雖有圖數之述論推衍，仍不免有疏忽誤解之處（見後文引蔡元定「經世一元消長之數圖」之討論），由此可以想見邵雍先天易失其真傳的情形。也由此可以知道，自西山蔡氏以後（蔡元定，人稱西山先生），後世對先天易的研究，都只能說是根據不完全之資料作推度思求，邵雍的先天易學幾成為易學史上一個失其底細的謎。

程顥在邵雍的墓誌銘中，說：

「先生有書六十二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

這話應該是真的，因為程顥是邵雍死時，應其家人之請，許諾為寫墓誌的人。然而今傳皇極經世書，卷數最多者為四庫全書之十四卷本，其他版本多種，分卷不同；不過，所同者各書都以「觀物」名篇，區作「觀物內篇」與「觀物外篇」。至於詩篇，在邵雍生前，許多詩已被人拿去傳抄，流散不歸，今傳擊壤集中詩，自也遠於「二千」之數。作者往日曾閱讀民初以「天學」知名的阮印長氏之書（註一），阮氏曾道及皇極經世書，謂：

「邵子原書，分上中下三篇，天地造化之道，具載上篇，世不傳；中篇俗稱內篇，下篇俗稱外篇，而多後人竄亂之作。細繹全書之理，精深博大，殆超絕古今。」阮氏書有自敘，時為民國二十一年，讀其文，似覺他曾見過皇極經世書原本，但又不見確實指明於何時何地見此書。我疑心這可能是私意漫語，無根之言，誰能證之？讀書人有時候喜

---

註一：造化通，阮印長撰，民國五十五年，真善美出版社。

歡說一些以虛為實的話，對於阮氏的話，我們也只好說不可必信。今本論文的目的，不在考究邵雍的著述，而是站在易哲學的立場，就今所傳的皇極經世書，述論先天易論史一方面的思想，並不付淺薄，表示了些許拙見以為評論，論文中或有可取之處，也只能說是許多年來作者愛好易學的一點體認，尚祈卓識賢達指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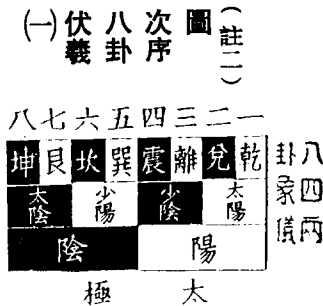
「皇極經世」之書名，「皇極」謂易之大中之道，「經世」言易道之發用。從思想來看，此書可以大分為三部分：

- 第一、以史實為證驗，論歷史發展之運數。
- 第二、根據數理推算，論天地始終及生物之數。
- 第三、廣演四象，推論萬物變化之數。

這三部分敘述起來都非常繁複，非一篇論文所能備述，本文僅限於述論第一部分。因為歷史的演變，近則有文籍記載，人物事件斑斑可考，遠則有傳說故事，可據以作合理推斷，所以邵雍對這一部分也用心最多，置於三部分之先。現在本文即進入正論，先從他的先天易圖說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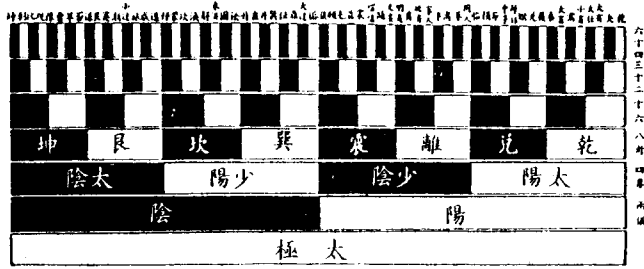
## 二、先天易圖

今通行本皇極經世書中，先天易所根據的一些基本卦圖未載，只載其經世之用，那便是以「元、會、運、世」計算歷史年代的圖表，以及以聲音唱和比況萬物變化的圖表。但我們根據朱熹的易學啟蒙、胡廣等的性理大全所載蔡元定的纂圖指要，及宋元學案百源學案中所存之易圖，知道邵雍先天易最基本的圖，便是下面所引錄的幾個：



註二：錄自朱熹易學啟蒙。

(二)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 (註三)



這兩個圖在排列方式上相同，只是(一)圖為三層次，(二)圖為六層次，乃是依據繫辭傳之文：「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白格代表陽儀「一」，黑格代表陰儀「一」，排列時所依據的法則有兩個：一為卦由下生，二為先陽後陰。於是第(一)圖自然產生了「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的八卦次序；第(二)圖自然產生了「乾一、二、大有三、大壯四、……剝六十三、坤六十四」的六十四卦次序。邵雍說：

「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於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錯，然後萬物生焉。是故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故曰分陰分陽，迭用剛柔，故易六位而成章也。十分為百，百分為千，千分為萬，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枝之有葉，愈大則愈少，愈細則愈繁，合之斯為一，衍之斯為萬。是故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也。」(觀物外篇先天象數)

邵雍在此是藉以上兩個圖說明萬物生生之愈繁愈細，以及乾分、坤翕、震長、巽消之道。其實，他所依據的理則，都是先秦易學所本有的，「物由下生」與「陽先陰後」是易學最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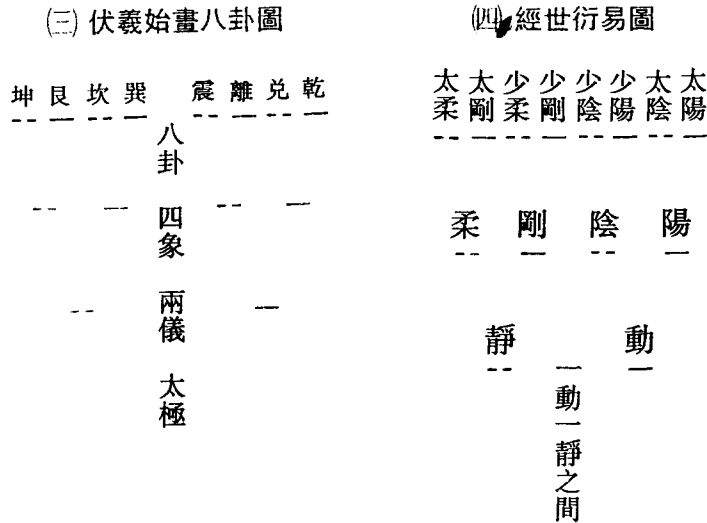
註三：同上。

本的主張，所不同於先秦易學的是第(二)圖的逐畫由八卦增加到六十四卦，先秦易學原來是由「重卦」而變八卦為六十四卦，非逐畫增加。然而邵雍之所以如此，是他認為這是「先天自然」所成的卦序，非由於人智安排，圖以「伏羲」為名，即代表「先天」義，邵雍曾有「先天吟」詩一首云：

「先天事業有誰為？誰者如何告者誰？若謂先天言可告，君臣父子外何歸？眼前伎倆人皆曉，心上功夫世莫知。天地與身皆易地，己身殊不異庖犧。」（卷六擊壤集）

可見他用「伏羲」稱名易圖，乃表示先天自然之義。

上面以黑白格代替陰陽儀之圖，究竟創制於何人？已無法追究，傳說是由華山道士陳搏一路傳下來，這且不去管它，我們只認作是邵雍推出來的就是了。蔡元定則捨黑白格仍用陰陽兩儀制作「伏羲始畫八卦圖」與「經世衍易圖」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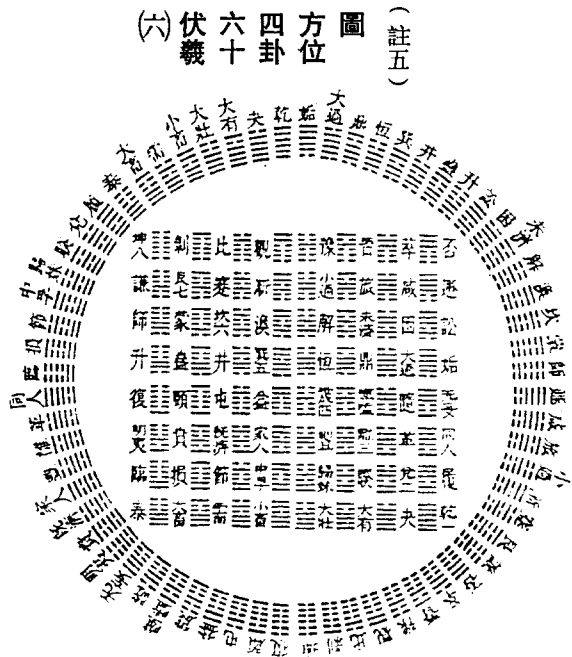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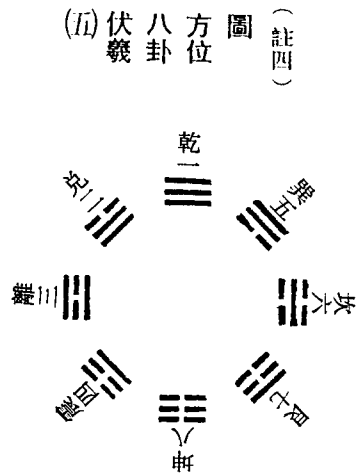


此第(三)圖含義全同於上引之第(一)圖，第四圖乃本於邵雍陰陽、剛柔生於動靜之說，邵雍說：「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有所盡也。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觀物內篇之一）

「天生於動者也，地生於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觀物內篇之一）

由動靜而生之天之四象陰陽太少與地之四象剛柔太少，再引申下去，衍生日月星辰、石土火水……等，蔡元定另有「經世天地四象圖」，見後文。

以上為先天八卦及六十四卦次序諸圖，邵雍認為在人類未生之前，宇宙自然本已有如是之秩序，伏羲氏見得此秩序，乃畫卦以象之，所以他曾說：「須信畫前元有易」。但是，易道之流行，恆古不息，由於流行而生萬物之變化，我們如何去認識易道之流行變化呢？於是下面兩個方位圖的推出：



註四：同上。

註五：同上。

這兩個圓圖，朱熹的易學啟蒙，蔡元定的纂圖指要和宋元學案百源學案中所載均同，乃邵雍用以說明先天八卦及六十四卦方位及運行之重要卦圖。第(五)圖乃將統於天之乾、兌、離、震四卦置於圓圖左半，統於地之巽、坎、艮、坤四卦置於圓圖右半，正好形成八卦相對而相錯的格局。邵雍將此圖的產生歸源於說卦傳「天地定位……」一章，他說：

「天地定位，乾與坤對也。山澤通氣，艮與兌對也。雷風相薄，震與巽對也。水火不相射，離與坎對也。此伏羲之易也。」（纂圖指要八卦正位圖邵伯溫解）

「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為順，自巽至坤為逆，後六十四卦方位倣此。」（百源學案八卦方位之圖）

又云：

「天地定位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八卦者，明交相錯而成六十四卦也。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曰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觀物外篇先天象數）

我們固不知說卦傳作者當初是否如邵雍所想，但憑今閱讀說卦傳，似乎只是一個八卦直圖（請參閱作者先秦易學史），所以作者認為邵雍此說，乃藉古義以立新說，但邵雍之說確實無背於古義，且更增加了古義之精微，使說卦傳「天地定位」一章文字，一變而成爲包涵無窮思想的寶庫，這不能不令人景慕他智慧之高，無怪乎程明道嘗言：「吾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

第(六)圖爲六十四卦圓圖與六十四卦方圖相結合之圖，「天圓地方」是中國古文化思想，邵雍此圖即寓此天地相包函之意，他說：

「天圓而地方，天南高而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然地東南下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也。天覆地，地載天，天地相函，天上有地，地上有天，天奇而地偶，是以觀天文者占星而已，察地理者觀山水而已。觀星而天體見矣，觀山水而地體見矣，天體容物，地體負物，是故體幾於道也。」（觀物外篇以會經運生物用數）

圓象天，方象地；天道主於運行，地道主於具體，故在邵雍易學中，圓圖多於說明陰陽消長、四時運轉之變化，而方圖多於指明各卦內外、分合之位。圓圖即第(五)圖的六十四卦展

開，方圖乃以每八卦爲一列，由下而上排比。皇極經世書中，邵雍說到此圓方圖的地方特多，不遑多引，茲略引其兩節文字如下：

「一變而二，二變而四，三變而八卦成矣。四變而十六，五變而三十二，六變而六十四卦備矣。復至乾凡百有十二陽，姤至坤凡百有十二陰，姤至坤凡八十陽，復至乾凡八十陰。乾三十六、坤十二、離兌巽二十八，坎艮震二十。夫易根於乾坤而生於復姤，蓋剛交柔而爲復，柔交剛而爲姤，自茲而無窮矣。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則皆順行，此真至之理，按圖可以想見矣。……先天之圖，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也。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觀物外篇先天象數）

「先天圖者，環中也，自下而上謂之升，自上而下謂之降。升者生也，降者消也，故陽生於下，陰生於上，是以萬物皆反生。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是以循環而無窮。」（觀物外篇先天圓圖卦數）

以上所引錄的幾個圖，是邵雍先天易中作爲理論依據的圖，其他還有一些，因與本文述歷史演變的關係較疏遠，故不引錄；又有一些爲了寫作上的方便，在後文中再引用。總之，由這些卦圖及其對這些卦圖的解說，我們至少相信邵雍有一個最根本的思想，那就是：宇宙自然有一個本然存在的秩序或本然存在的理性，此秩序或理性在萬物未生之前已存生，而萬物之變化生生即循著這一秩序或理性而運行。猶之於我們現在的科學中所知道的，在人類或其他生物，或其他任何「物」，包括地球、太陽系等未產生以前，宇宙大自然之中本已存在著看不見的秩序或理性。人類畫卦，只不過藉有形的符號對此秩序或理性「擬諸其形容」（語出繫辭傳），所以邵雍先天圖的思想，其實仍是易學之旨，所不同者，先秦易學自八卦、六十四卦到易傳，重心向人生上歸趣，而邵雍的先天易則向天地萬物上說。

### 三、先天易數

先天易圖是藉卦象以表示宇宙自然的先天原理，先天易數則是藉數以表示宇宙自然的先天原理，邵雍在數方面的精思與成就，更是驚人。

本來，易學的卦象與數是相偕而來，陽儀之「—」與陰儀之「--」，是象也是數，當



易學在先秦時，數理一途已有相當的發展，再加上筮術占斷之用，數的發展本已繁雜。後來到了漢代，易學與天文、曆譜、五行……等數術之學合流，易數乃更向專精處發展，「數」一字竟超升到物象之上而成爲事物之所以如此如彼的決定因，從而「定數」「命數」「天數」「運數」等名稱相繼產生。邵雍便接受了這一切以往的易數學，更加上他自己創立的一套數學，成就了他推演人事物理的先天易學。他所接受的已有的易數方面的知識，大概說來，包括下面這些：

- (一)易卦象相關的數——自乾之象「一」、坤之象「--」到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等數。
- (二)由一到十之自然序數，分奇偶以合易學——見繁辭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
- (三)筮術占斷中數之用——見繁辭傳：「大衍之數四十有九……。」
- (四)天干、地支、五行彼此相配合之數。
- (五)曆法、星象相關之數。
- (六)河圖、洛書之數。

這些數，在邵雍看來，都是宇宙自然的大理則反映在人事思想上的自然表現，都有其「先天」含義，所以他都接受，在他的皇極經世書中，隨處都可以看到這些數的應用，但在這裡我們對這些數只是提到，我們現在要說的是邵雍自己的一套先天易數，主要是以下三種：

(一)八卦之先天數：

即依照前「伏羲八卦次序圖」所成八卦之序數：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二)天地之體數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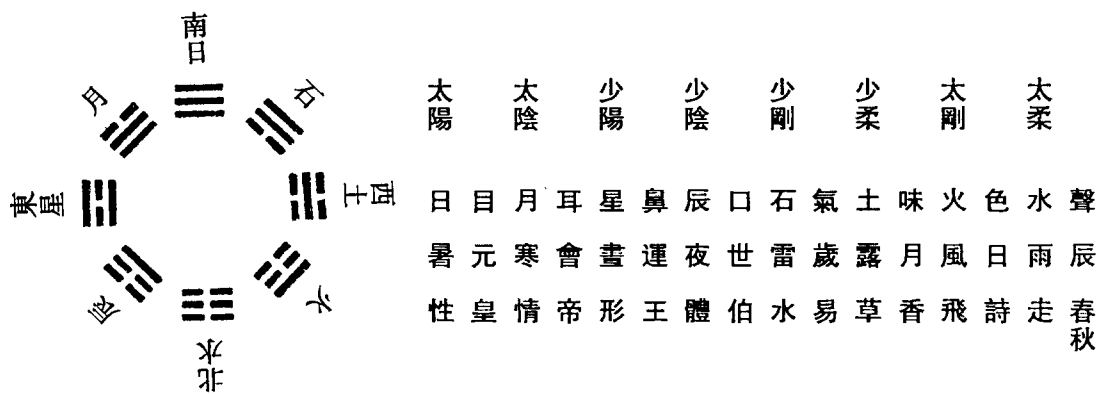
邵雍極重視「四」數，他認爲「四」是天地之體數，然用三而一不用，且引他的話來看：

「天數五，地數五，合而爲十，數之全也。天以一而變四，地以一而變四，四者有體也，而其一者無體也，是謂有無之極也。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是故，無體之一以況自然也，不用之一以況道也，用之者三以況天地人也。」（觀物外篇河圖天地全數）

「天有四時，一時四月，一月四十日，四四十六而各去其一，是以一時三月，一月三十日也。四時體數也，三月三十日用數也，體雖具四而其一常不用也。」（同上）

按「體四用三」是邵雍在推演天地生物之數中，很重要的一項應用法則，本文在此只論及人類歷史的演變，對此不擬多述，但須知在邵雍心目中，宇宙間任何事都可以「四」為分類單位。這自然來自他「觀物」的結果，因為「四」這個數在易學中應用最廣泛，如八卦、十二月、二十四氣、六十甲子、六十四卦、七十二候、三百六十日、三百八十四爻等，都是它的倍數；尤其是人類生存最離不開的兩大條件——時間是四時，空間是四方。同時，「四」之數通於二與一，春、夏、秋、冬之四時可合為一寒一暑即一陰一陽之二，而一寒一暑可合為一周歲之太極；東、南、西、北之四方可合為一前一後或一左一右，也是一陰一陽之二，而前後或左右之合是一全周，也是一太極。歸納這些，知「四」這個數是先天基本單位之數，因而在皇極經世書中，從物類到人事，都以「四象」劃分，蔡西山作有「經世天地四象圖」，引如下：

經世天地四象圖



(三)元、會、運、世之數：

邵雍以年、月、日、時之數定「元、會、運、世」之數，他以為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時，為宇宙自然的法則，古人早已體察此意，故又有三十年為一世之說。從而便以「十二——三十——十二——三十」為先天數序，立「元、會、運、世」之名以表示之，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但所謂「元」，並非宇

宙之終極，只不過是對下層概念之會、運、世而言，「元」是整體之「一」，「元」之上有更大整體概念之「元」，「元、會、運、世」只是上下無窮時間序列中的代表名稱而已。所以人們不必去追究最根本之「元」，因為最根本之「元」正如「太極」之無根底；而實際上，邵雍之「元」就是「太極」之義，時、空、萬物之久暫、大小、分合各為一「太極」。「元」對於會、運、世固然是「元」，「會」對於運、世也有「元」義，而「運」對於世也有「元」義。是故在述及「元、會、運、世」之數時，邵雍一開始用「元之元一」而不用「元一」，這正是他的思慮周詳處。他說：

「日經天之元，月經天之會，星經天之運，辰經天之世。以日經日則元之元可知之矣，以日經月則元之會可知之矣，以日經星則元之運可知之矣，以日經辰則元之世可知之矣。以月經日則會之元可知之矣，以月經月則會之會可知之矣，以月經星則會之運可知之矣，以月經辰則會之世可知之矣。以星經日則運之元可知之矣，以星經月則運之會可知之矣，以星經星則運之運可知之矣，以星經辰則運之世可知之矣。以辰經日則世之元可知之矣，以辰經月則世之會可知之矣，以辰經星則世之運可知之矣，以辰經辰則世之世可知之矣。」

元之元一，元之會十二，元之運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會之元十二，會之會一百四十四，會之運四千三百二十，會之世五萬一千八百四十。運之元三百六十，運之會四千三百二十，運之運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運之世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元四千三百二十，世之會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世之運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世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觀物內篇之十）

由文中可知「元、會、運、世」乃視日、月、星、辰經天推行之數而命名。日隨天轉，周天故為一元；月隨日行，一年與日合朔十二次，故為十二會；星隨月現，星為日之餘，其數準日，故為三十運；辰為日月交會之壤，為月之餘，其數準月，故為十二辰。在觀物外篇中，邵雍又說：

「陽中陽日也，陽中陰月也，陰中陽星也，陰中陰辰也。」

是日、星為陽，月、辰為陰。陽從十天干，三十為十之三次往復；陰從十二地支。總之，「元、會、運、世」之立名及定數，在邵雍是經過精思熟慮之後的決定，宇宙之實相，為陰中

有陽，陽中有陰，故以陽數三十與陰數十二輾轉相乘，以此所得之數說明萬物萬事之理。

### 四、日甲一元之數

邵雍先天易圖與易數只是說出了宇宙的原理，而此原理的具體表現則要落降在人間物界來看，於是邵雍將中國歷史的演變取來置於他的這一套學術思想中，成就了他獨特的對歷史演變發展的學說。但我們首先須要知道他的「一元」之數，下面引錄為蔡西山的「經世一元消長之數圖」：

經世一元消長之數圖

元	會	運	世			
日 甲	月子 一	星 三十	辰 三百六十	年 一萬八百	復	
	月丑 二	星 六十	辰 七百二十	年 二萬一千六百	臨	
	月寅 三	星 九十	辰 一千八十	年 三萬二千四百	泰	開物星之己七十六
	月卯 四	星 一百二十	辰 一千四百	年 四萬二千	大壯	
	月辰 五	星 一百五十	辰 一千八百	年 五萬四千	夬	
	月巳 六	星 一百八十	辰 二千一百六十	年 六萬四千八百	乾	唐堯始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二千一百五十七
	月午 七	星 二百一十	辰 二千二百二十	年 七萬五千六百	姤	夏殷周秦兩漢兩晉十六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
	月未 八	星 二百四十	辰 二千八百	年 八萬六千四百	遯	
	月申 九	星 二百七十	辰 三千二百四十	年 九萬七千二百	否	
	月酉 十	星 三百	辰 三千六百	年 一十萬八千	觀	
	月戌 十一	星 三百三十	辰 三千九百六十	年 一十一萬八千八百	剝	閉物星之戊三百一十五
	月亥 十二	星 三百六十	辰 四千二百	年 一十二萬九千六百	坤	

圖中「元、會、運、世」相應於「日、月、星、辰」，即上節所引邵雍之言：「日經天之元，月經天之會，星經天之運，辰經天之世」。第一格「日甲」謂日甲之元，日為陽，用天干，當然尚有日乙之元，日丙之元……等三十元，而在三十元之上仍有大元，此日甲之元即邵雍所說的「元之元」。第二格「月子」「月丑」……乃以十二地支表十二會，月為陰故。第

三格「星三十」「星六十」……乃一會三十運之依次相累積數，星為陽，同於日，用十千。第四格「辰三百六十」「辰七百二十」……乃以星三十，六十之數乘辰之數十二而得，辰為陰，同於月，用十二地支。以下第五格「年一萬八百」「年二萬一千六百」……乃辰數三百六十，七百二十乘三十之數，一世三十年故。由此表可以看出總日甲之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但年以下第六格，卻配入西漢孟喜卦氣之十二辟卦，此與邵雍計年之法實不合，作者疑心這一部分是出於蔡西山己意。因為從日、月、星、辰、年排下來，年以下應該是月用十二地支之數，而此表止於年而不論月數，蔡西山便將孟喜的十二辟卦代十二之數配入，殊不知這樣一來，反而混亂了邵雍的體例，使下面一格中，「開物」「閉物」之卦與邵雍先天圖不合了。

按諸皇極經世，年應元，月應會，十二會之卦乃根據於先天六十四卦圖，月子會自復卦始，每五卦為一組，除乾、坤、坎、離四正卦不計外，所餘六十卦，共為十二組，表十二會之數。然後以每組之五卦共三十爻，每爻變一卦共三十卦，即為一會三十運之卦。茲列表如下：

一元十二會所統之卦：

月子會五卦：復 頤 屯  
 益 震  
 月丑會五卦：噬嗑 隨 无妄  
 明夷 賁  
 月寅會五卦：既濟 家人 豐  
 革 同人

(以下依次排列，不贅)

一會三十運所統之卦：

月子會 復所統：坤 臨 明夷  
 震 屯 頤  
 頤所統：剝 損 賁  
 噬嗑 益 復  
 屯所統：比 節 既濟  
 隨 復 益  
 益所統：觀 中孚 家人  
 无妄 頤 屯  
 震所統：豫 歸妹 豐  
 復 隨 噬嗑

(以下各會三十運之卦，準此排列，不贅)

邵雍主張，「開物寅中」「閉物戌中」，故「開物」之卦應為豐卦之九四，而「閉物」之卦應為謙卦之九三（見後文）。今閱上面蔡西山之圖，「開物」之卦為泰卦，而「閉物」之卦為剝卦，如果以此對照先天卦圖，月寅會五卦中無泰卦，而月戌會中無剝卦。泰卦的位置在左上方距離乾卦只隔六卦之處，月辰第五會中，此時人文已際於盛，以此時為「開物」，顯然過遲。剝卦的位置在下右緊鄰坤卦處，為月亥第十二會之末，此時早已出「運數」「用數」而入於「交數」甚至「無數」之中，以此為「閉物」，顯然更遲。所以蔡西山上圖之採用孟喜十二辟卦，只是就十二月之數目上作考量，實際上不合於邵雍的先天易法則。除此之外，上圖中最下面一格，蔡西山書「唐堯始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二千一百五十七」於「乾 ☰」下，書「夏殷周秦兩漢兩晉十六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於「姤 ☱」下，都合於邵雍之說，只是邵雍之法，該乾卦乃巳會夬運所變之乾卦，姤卦乃午會之始運，二者不相平列，非十二辟卦中之乾卦與姤卦。我想蔡西山正是因為看到乾、姤二卦之名，才使他想到了採用孟喜的十二辟卦，卻疏忽了邵雍乾、姤二卦的來歷不同於十二辟卦，蔡西山在此卻是犯了一項不算小的錯誤。

按邵雍也講「卦氣」，他並不批評孟喜的「卦氣」，因為二者是兩個學說。孟喜卦氣中的四正卦是坎、離、震、兌，邵雍卦氣中的四正卦是乾、坤、坎、離。孟喜卦氣基於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而立說，卦氣起於中孚卦；邵雍卦氣乃基於先天圖而立說，卦氣起於復卦。但這是另外一個問題，此處不及論，讀者欲知孟喜之卦氣說，可參閱作者兩漢易學史。

## 五、開物寅中與閉物戌中

一元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是人類歷史活動之數，現在我們來看邵雍「開物寅中」與「閉物戌中」之說。寅與戌是十二地支中的名稱，原代表一日之十二辰，就一日之十二辰而言，寅與戌是晝夜交替之時。寅時之中為今日時計之凌晨四點鐘，黑夜將逝，白晝將來；而戌之中為晚上八點鐘，此時白晝已盡，黑夜已臨。古人擴大以一年為一日，則寅為二十四氣之雨水，驚蟄，此時陽氣正旺升於地面，農事及一切社會人事活動展開；而戌之時為霜降，立冬，此時陰氣已盛，農事及一切社會人事活動趨於收斂。此處邵雍則更擴大，以十二地支表人類文明興廢的一元周期，「開物寅中」意謂人類文明開

始於寅會之中，而「閉物戌中」則謂人類文明隱退於戌會之中。

依據先天卦圖，寅會之五卦爲既濟、家人、豐、革、同人，「寅中」則當豐卦之九四爻。戌會之五卦爲蹇、艮、謙、否、萃，「戌中」則當謙卦之九三爻。今就豐卦而言，彖傳言「豐，大也。」其卦象爲  $\text{䷶}$ ，內離明而外震動，隱合人類內在之文明蕃養已臻成熟，欲動於外之義；豐之九四爲震爻，震爲動，變而成明夷  $\text{䷣}$  之卦，明夷之義據邵雍解釋乃文明化於芟夷，也與人類文明始興之義相合。再就謙卦看，謙義爲遜退，謂人類文明將趨隱退，謙之卦象爲  $\text{䷎}$ ，內艮止而外坤地，一切活動均將靜止於地下；謙之九三爲艮爻，變而成爲坤卦  $\text{䷁}$ ，陽氣已儘，至陰肅肅，正應人類文明閉塞歸藏之兆。

自開物寅中到閉物戌中，人類的歷史活動時期，歷卯、辰、巳、午、未、申、酉七個會與寅、戌兩個半會，共八會，統二百四十運，二千八百八十世，八萬六千四百年，此爲開物之數。但這是就常運之數而言，因爲此外尚有乾、坤、坎、離四正卦二十四爻值閏之數加入。而自閉物戌中到開物寅中，共歷亥、子、丑三個會與戌、寅兩個半會，共四會，統一百二十運，一千四百四十世，四萬三千二百年，此爲閉物之數；當然也同樣是就常運之數而言。閉物時期即爲人類歷史活動已盡或未啟的洪荒時期。

「開物寅中」是說人類文明由此始生，而在「寅中」之前，自子會之復卦起，天根漸萌動，由復而頤、而屯、而益、而震，子會五卦，是謂「天開於子」。以下丑會由噬嗑而隨、而无妄、而明夷、而賁，水火成象，土石結聚，大地安立，是謂「地闢於丑」。寅會既濟、家人至豐之「開物」，乃承「天開」「地闢」而爲「人生於寅」之自然之數。由此以往，歷卯會之臨、損、節、中孚、歸妹，辰會之睽、兌、履、泰、大畜，巳會之需、小畜、大壯、大有、夬，至乾而臻於人文之極盛。於是，自乾以後，姤之一陰交陽，則人文之盛日落，歷午會之姤、大過、鼎、恆、巽，未會之井、蠱、升、訟、困，申會之未濟、解、渙、蒙、師，酉會之遯、咸、旅、小過、漸，至戌會之蹇、艮而交謙之「閉物」，人文之運終。以下否、萃、晉、豫、觀、比、剝而至坤之八卦，爲內卦均爲坤地之八卦，象徵已經發展之一切人文景象，至此則落降，歸於大地鴻濛渾沌之狀態，坤爲靜之極，而坤、復之間爲靜極而動之交，爲「無」，數之所不計。

由此看來，卦自復起，歷「開物」而上，爲陽長陰消之階段，在八卦次序上即是起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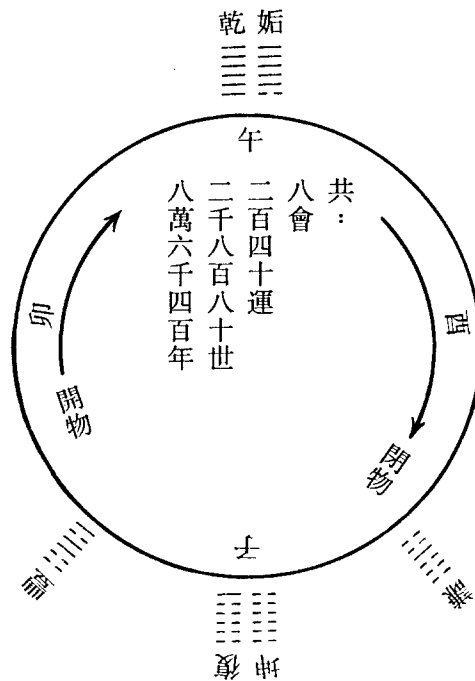
歷離、兌而至乾，邵雍以此解釋說卦傳之「數往者順」，何以如此？乃「天道左旋」之故。自姤之一陰生，歷「閉物」而下，為陽消陰長之階段，在八卦次序上為起巽，歷坎、艮而至坤，邵雍以此解釋說卦傳之「知來者逆」，何以如此？乃「地道右轉」之故。邵雍有許多話論及這一部分，隨引如下：

「天地定位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八卦者，明交相錯而成六十四卦也。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曰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觀物外篇先天象數）

「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兌、離、坎、艮再交也，故震陽少而陰尚多也，巽陰少而陽尚多也，兌、離陽浸多也，坎、艮陰浸多也，是以辰與火不見也。」（同上）

「先天圖者，環中也，自下而上謂之升，自上而下謂之降。升者生也，降者消也，故陽生於下，陰生於上，是以萬物皆反生。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是以循環而無窮。」（觀物外篇先天圓圖卦數）

為了明白起見，且以簡圖表示「開物」與「閉物」之數如下：





## 六、人文鼎盛於夬之乾

依皇極經世書，唐堯即帝位之甲辰年，在巳會之末運，即第三十運（今辭海歷代大事年表為西元前二三五七年），從前節所引「經世一元消長之數圖」中，知巳會之第三十運為自星一百五十一至一百八十，而自星一百七十五至一百八十之最後六運，為夬卦所統。夬一變為大過，二變革，三變兌，四變需，五變大壯，六變乾，此六卦分別統夬之六運，而最後「夬之乾」運所統之十二世，為自辰之二千一百四十九至二千一百六十，共三百六十年，為「日甲之元」自「開物」到「閉物」八萬六千四百年中人文最盛的時期，唐堯即帝位的甲辰年在辰第二千一百五十六世三十年中的第十一年。以下列表說明：

巳會所統五卦及三十運之卦：（阿拉伯數字為運數）

需	䷄	小畜	䷈	大壯	䷡	大有	䷍	夬	䷪
1 井	䷯	7 巽	䷸	13 恆	䷟	19 觀	䷓	25 大過	䷛
2 既濟	䷾	8 家人	䷤	14 豐	䷶	20 離	䷄	26 革	䷰
3 節	䷻	9 中孚	䷛	15 歸妹	䷵	21 睽	䷥	27 兌	䷹
4 夬	䷪	10 乾	䷀	16 泰	䷊	22 大畜	䷙	28 需	䷄
5 泰	䷊	11 大畜	䷙	17 夬	䷪	23 乾	䷀	29 大壯	䷡
6 小畜	䷈	12 需	䷄	18 大有	䷍	24 大壯	䷡	30 乾	䷀

巳會第三十運「夬之乾」所統十二世之卦：（阿拉伯數字為世數）

姤	䷫	同人	䷌	履	䷉	小畜	䷈	大有	䷍	夬	䷪
1 {	乾	3 {	遯	5 {	訟	7 {	巽	9 {	鼎	11 {	大過
	遯		乾		无妄		家人		離		革
	訟		无妄		乾		中孚		睽		兌
2 {	巽	4 {	家人	6 {	中孚	8 {	乾	10 {	大畜	12 {	需
	鼎		離		睽		大畜		乾		大壯
	大過		革		兌		需		大壯		乾

在「夬之乾」運中，姤、同人、履、小畜、大有、夬六卦，每卦統二世六十年，也就是每卦所變的六卦，各統十年，共為一甲子。但這種一卦統十年的方法，不夠精確，因為一卦六爻，無法用爻分配，於是邵雍將各統十年的六卦，依先天六十四卦圓圖的次序，每卦分統十個卦，卦值一年，例如姤卦所統之乾，為起於姤之姤、大過、鼎、恆、巽、井、蠱、升、訟、困十卦，姤之遯為繼續下去的未濟、解、渙、蒙、師、遯、咸、旅、小過、漸十卦，依此類推，六十四卦除乾、坤、坎、離四正卦外，其餘六十卦，剛好合六十年一甲子之數，非常清楚。唐堯即帝位之甲辰年，在小畜卦下第八世，即乾卦所統十年之首，值隨卦之年。下面即依皇極經世書之表列方式，表列唐堯即帝位之年如下：

經日之甲一（元）

經月之巳六（會）

經星之癸一百八十（運）

經辰之午二千一百五十五（世）

甲 子 小 畜									癸 酉 井
甲 戌 蠱									癸 未 遯
甲 申 咸									癸 巳 晉

經辰之未二千一百五十六（世）

甲 午 豫	乙 未 觀	丙 申 比	丁 酉 剝	戊 戌 復	己 亥 頤	庚 子 屯	辛 丑 益	壬 寅 震	癸 卯 噬 嗑
甲 辰 隨 唐堯即位	乙 巳 无 妄	丙 午 明 夷	丁 未 賁	戊 申 既 濟	己 酉 家 人	庚 戌 豐	辛 亥 革	壬 子 同 人	癸 丑 蠱
甲 寅 損	乙 卯 節	丙 辰 中 孚	丁 巳 歸 妹	戊 午 睽	己 未 兌	庚 申 履	辛 酉 泰	壬 戌 大 畜	癸 亥 需

邵雍即以此法，將中國歷史上一切史實的發生納入，合以該年之卦。虞舜即帝位在「乾之夬」所統兌卦十年之第三年，即丙戌年，於卦爲艮，而於三十九年甲子，運交午會。按今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之皇極經世書，誤將帝舜三十九甲子，作爲夏禹王八年甲子，此由於將禹受命攝位之丁巳年誤爲即帝位之年所致；夏禹即帝位實際上是在午會第一運第一世的丙子年，卦值渙卦。此一錯誤曾被阮印長所指出，但我相信這是張文曉當初一時不慎所造成，非計算方法之錯誤。

邵雍皇極經世之論史何以始於唐堯即帝位之年？當然是因爲在唐堯以前，遠古歷史文獻不足，記載不清，自唐堯以後，治亂興衰之跡可循。在邵雍看來，尚書之始於堯、舜與易之始於乾、坤，都是自然法則影響人事下的必然現象。復次，由先天圖上看，小畜卦所統六十年的前半，在甲子、甲戌、甲申中，蠱卦值甲戌年；後半甲午、甲辰、甲寅中，隨卦值甲辰年。蠱卦辭有「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之言，彖傳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隱含撥亂反治之意。且蠱與隨爲反對卦，雜卦傳云：「隨，無故也；蠱，則飭也。」由蠱之治亂到隨之「動而說」（見隨卦彖傳），正兆示唐堯即帝位的作爲。隨卦象爲  $\text{䷐}$ ，卦辭云：「元、亨、利、貞，无咎。」四德俱全，故彖傳又云：「大亨貞」「天下隨時」，宜乎擊壤老人歌「帝力何有於我」於此時也。再者，甲辰年在小畜所統辰之未二千一百五十六，第二個十年之首，屬大畜卦所統，而大畜爲小畜五爻變之卦，卦象爲  $\text{䷙}$ ，天道下施，天子居靜尚賢於位，繫辭傳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正此象之義。大畜之卦辭云：「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彖傳云：「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這些話都隱約合於歷史上唐堯在帝位時的情況。再進一步來看，唐堯即位二十年後，即進入大有卦所統之二世六十年，史冊記載堯在位一百年，大有之六十年甲子正在其間，大有之卦象爲  $\text{䷍}$ ，日月麗乎天，文明大盛之兆。堯殂於辰之戌二千一百五十九甲子至癸巳中之癸未年，後三年丙戌，虞舜即帝位，第三十九年甲子，午會始啟，十年癸酉殂。後二年丙子，禹即帝位，八年癸未殂。堯、舜、禹三帝是中國歷史上的聖王，都具有高尚的情操，受到孔子的讚嘆，在邵雍看來，此事殊非偶然，因爲從先天圖上看，巳、午二會之交爲人類文明極盛之時，巳會的一萬八百年是人文的上升，午會的一萬八百年是人文的下降，而堯、舜、禹三帝的一百

六十年正值交會點上，堯在交前，禹在交後，舜則處於危峰之顛。

日甲之元，入午會以後，照先天圖所示，人類文明將趨衰，歷史事實俱在，下節再述。  
現在且依皇極經世書，列午會各運始卦於下：

- 午會運甲之一 始於虞舜三十九年甲子，值姤卦。
- 運乙之二 始於夏孔甲十三年甲子，值同人卦。
- 運丙之三 始於商王祖辛十年甲子，值履卦。
- 運丁之四 始於殷受辛十八年甲子，值小畜卦。
- 運戊之五 始於西周幽王五年甲子，值大有卦。
- 運己之六 始於東周威烈王九年甲子，值 卦。
- 運庚之七 始於漢宣帝五鳳元年甲子，值大過卦。
- 運辛之八 始於晉惠帝永興元年甲子，值革卦。
- 運壬之九 始於唐高宗麟德元年甲子，值兌卦。

按「運壬之九」訖於宋仁宗天聖元年，皇極經世書止於此。以下為作者依歷史年代補列：

- 運癸之十 始於宋仁宗天聖二年甲子，值需卦。
- 運甲之十一 始於明太祖洪武十七年甲子，值大壯卦。
- 運乙之十二 始於清高宗乾隆九年甲子，值大有卦。
- 運丙之十三 （應始於西元二一〇四年甲子，值鼎卦。）

## 七、「皇、帝、王、伯」歷史觀（伯同霸）

在中國歷史中，有「三皇」「五帝」「三王」「五伯」的名稱，藉此等人物以說明歷史演進的階段，尤重在道德精神的演變。其中「三王」及「五伯」是確定的，「三皇」及「五帝」則有多種說法。邵雍接受了這種傳統思想，而他所採取的「三皇」說是伏羲、神農、黃帝，「五帝」說是少昊、顓頊、帝嚳、唐堯、虞舜。這從他的話中可以得知：

「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

也；自桓、文而下，孫五伯也。祖三皇尚賢也，宗五帝亦尚賢也，三皇尚賢以道，五帝尚賢以德；子三王尚親也，孫五伯亦尚親也，三王尚親以功，五帝尚親以力。」（觀物內篇之六）

同時，我們讀擊壤集，從他的吟詩中，也可以清楚看出他的主張以及他對於皇、帝、王、伯四者的分野，也引之如下：

「觀三皇吟

許大乾坤自我宣，乾坤之外復何言？初分大道非常道，纔有先天未後天。作法極微難看蹟，求功最久不知年。若教世上論勳業，料得更無人在前。

觀五帝吟

進退肯將天下讓，著何言語狀雍容？衣裳垂處威儀盛，玉帛修時意思恭。物物盡能循至理，人人自願立殊功。當時何故得如此？只被聲名類日中。

觀三王吟

一片中原萬里餘，殆非孱德所宜居。夏商正朔猶能布，湯武干戈未便驅。澤火有名方受革，水天無應不成需。詳知仁義為心者，肯作人間淺丈夫。

觀五伯吟

刻意尊名名愈虧，人人奔命不勝疲。生靈劍戟林中活，公道貨財心裡歸。雖則餼羊能愛禮，奈何鳴鳳未來儀。東周五百餘年內，歎息唯聞一仲尼。」（註七）

在古代，站在道德精神的立場，視歷史演變為退步過程的人物很多，老子便是最有名的一位，他曾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註八）邵雍的看法同於老子，只是更落實到歷史事跡上說話。對於伏羲氏這位遠古史中的大人物，今日學術界尚無一致的生存年代的共識，近代人著書較有依據者為張其昀中華五千年史，定其為西元前四七五四年人（見該書遠古史部分），若此則是在帝堯即帝位前二二九七年，這數字當然只能視之為一個大約數；比較接近事實的看法，伏羲氏當是新石器初期的人物。從邵雍先

---

註七：擊壤集卷之四。

註八：老子書第三十八章。

天圖上看，彼時方在巳會夬六運初來之際，或為大壯運之末，即大有卦所統之年，正大聖命世之徵。所以邵雍「皇、帝、王、伯」的歷史觀，實際上是指巳會的末六運夬到午會的始六運姤中間的一段歷史演變，也就是以帝舜在位的第三十九年甲子為中間點，上下各二千一百六十年，共四千三百二十年間事。這段期間前始於伏羲氏之興，後迄於西漢宣帝之世，中間包括了三皇、五帝、三王、五伯、戰國七雄及秦皇、漢武之雄傑，正是中國歷史中的最精采部分。

這裡有一個問題，照「皇、帝、王、伯」的說法，「三皇」之世是至善之時，何以上文又說堯、舜之世為人文最盛之時呢？要知道這正是易學的基本觀點。「三皇」之世最切近於道，人文方自道中呈現，若日之方升，光耀雖不奪目，而和熙可親，內在之質淳故。「五帝」之世則多於外在之發揮，明若麗日之在天，道之含藏已有虧，入於德之表露，然就人文呈現之象言則最盛。雖然，盛之至即衰之來，九五非至高乃成其至尊，上九位至高適招致「有悔」。邵雍正以這種觀點，比喻四者之世為春、夏、秋、冬，我們不妨再一讀他另外的四首小吟：（擊壤集）

「三皇吟

三皇之世正熙熙，鳥鵲之巢俯可窺，當日一般情味好，初春天氣蚤晨時。

五帝

五帝之時似日中，聲名文物正融融，古今世盛無如此，過此其來便不同。

三王

三王之世正如秋，權重權輕事有由，深谷為陵岸為谷，陵遷谷變不知休。

五霸

五霸之時正似冬，雖然三代莫同風，當初管晏權輕重，父子君臣尚且宗。」（註九）

「三皇」「五帝」「三王」「五伯」是邵雍論史的四個層次，世代再下降，便不足以排入此層次，只能說是流光餘音，他說：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國冬之餘冽也，漢王而不足，晉伯

---

註九：擊壤集卷之四。

而有餘，三國伯之雄者也，十六國伯之叢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者也，北五代伯之傳舍者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季諸郡之伯，江漢之餘波也；唐季諸鎮之伯，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觀物內篇之十）

皇極經世書中，邵雍以經世四象方式各從不同角度解說「皇、帝、王、伯」的每況愈下，他以意、言、象、數之修論，以仁、禮、義、智之別論，以性、情、形、體之異論，以聖、賢、才、術之分論，以道、德、功、力為化、教、勸、率之不同論，以正命、受命、改命、攝命之義論，這些言論都極精采，顯示出他獨特的見地，原文繁多，不便於引錄，讀者請自參閱。但在這一切論史之言的烘托下，使人有一個總的領會，便是先天易理則之不虛。至少我們會感覺到邵雍的皇極經世書並非只是將歷史比附於易圖，僅作組合排列的一套學問，他對歷史的觀察確有卓越的見地，對歷史的認識確有深微的領悟。中國歷史一般說來，富於厚古薄今的思想，許多學者將此思想歸於中華民族的保守心態，邵雍卻在此提出了具體而充分的理由以說明此一思想之正確。程明道撰邵雍墓誌銘，謂：「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朱熹後來也稱讚他，道：「康節，看這人須極會處置事，被它神閒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它神氣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它用那心時，都在緊要上用，被它靜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作者認為邵雍在學術上不落凡俗的成就，主要實在於他一方面不失天性的純厚，誠於己，誠於己之所為；一方面又肯下工夫所致。這正是中庸上所說的「自誠明」之道，而實際上，他對「皇、帝、王、伯」之分，正可以此作為標準：「三皇」為不自覺而誠於道者，「五帝」為自覺而誠於道者，「三王」為不自覺而不誠於道者，「五伯」為自覺而不誠於道者。或「三皇」為不自覺而天人合一，「五帝」為自覺而天人合一，「三王」為不自覺而天人相離，「五伯」為自覺而天人相離，時代愈下，道德愈晦，然而何以如此？在邵雍看來，都是易道流行之自然，一個先天易圖道盡了其中底蘊。

## 八、批評與討論

中國易學，在起初時雖然是起源於對宇宙自然的觀察，但後來的發展卻是歸趨於人生，伏羲、文王、孔子之被稱為「三聖」，正代表了此一發展指向。西漢時期孟、焦、京氏的象

數易學，似是脫出了人生，向天文、曆譜等自然界知識之學上接近，但東漢以後迅即又回轉到「解經」的老路。所以傳統的易學，大體說來，是以人生為重心的學問，即教導人如何去認識天地自然之道，在不背天地自然之道的原則下規範人生，此即通常一般人所謂的「道德人生」。今邵雍的先天易，則迥然不同於傳統易學以「道德人生」為指歸的大方向，而以闡明宇宙自然的變化原理為指歸，這是易學的一個大改變；一方面也可能是「道德人生」的易學行之既久的原故，所以自宋明以來，邵氏易學在易學界成為普遍盛行的思想，尤其風行於社會數術階層中。這其間自然有褒有貶，然而褒者與貶者都不見得是真正認識邵氏易的真髓，作者以為要認識邵氏易先應從認識邵氏其人始，就邵雍一生的言行各方面看，他不是招搖賣弄聰明的人，也不是依附荒誕而成說的術者，他確是有個性，有卓見，獨有思想天地而堅定相信理性的人，也就是說，他是一個哲學家。後世褒他的人，大多是由於他的先天易圖與易數，開展了易學之用，尤其對社會階層的數術一流的人，使他們在演數行術之時，有跡可循。而後世貶他的人，也是由於他推出的那些先天易圖與易數，他們認為他近乎術家，以固定不變的一套圖象為原則去解釋千變萬化的宇宙萬物，是為以小說大，無法說得盡，也無法說得清楚。在此我且舉幾位後人對他的評論來看：

例如朱熹，見於朱子語錄中，有這樣一段和弟子間的回答：

「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康節又別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它只是以術；然到得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術耳。」

又言：

「康節數學源流于陳希夷，康節天資極高，其學只是術數學，後人有聰明，能算，亦可以推。」

朱熹這些話，言邵雍之學「只是以術」「只是術數學」，當然不見得就是貶，但卻可以證明他並不真正瞭解邵雍，他自認是「知天命以理」，而邵雍「只是以術」，這表示在他看來，邵雍的「術」不是「理」，最多也只是「到得術之精處」。那麼，我們且來看邵雍自己的話：

「至理之學，非至誠則不至。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強通，強通則有我，有我則失理而入術矣。」（皇極經世書心學）

「言發於真誠，則心不勞而逸，人久而信之。作偽任數，一時或可以欺人，持久必敗



。」(同上)

「智數或能施於一朝，蓋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同久。天地無則至誠可息；苟天地不能無，則至誠亦不息也。」(同上)

「爲學養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誠，則無所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當以直求之。若用智數，由徑以求之，是屈天地而徇人欲也，不亦難乎！」(同上)

讀過邵雍的這些話，我們只好說朱熹只見得他自己的「知天命以理」，而見不得邵雍的透過先天易圖與易數的「理」。在學術思想的領域中，人有此見得與見不得的天性好惡所造成的阻隔，也該是令人扼腕的事。

再如黃宗炎的批評先天圖，云：

「兩間氣化，自有贏縮，或陰盛陽衰，或陽多陰少，惡得均分齊一，無輕重大小、往來消長之異同乎？若然，則天無氣盈朔虛，無晝夜寒燠，人無仁暴，地無險夷矣。若然，則人皆一男一女，鳥皆一雌一雄，獸皆一牝一牡矣。若然，則續鳧斷鶴，黔鴿浴烏，五行運氣，無偏重之性矣。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造化之參差，理義之所由以立也，聽一奇一耦之自爲盤旋，于教化乎何有？于裁成輔相乎何有？于易不可爲典要乎何有？是一定也，非易也。吾直曰，邵氏之易，欲求爲京焦，而力有弗逮也。」(宋元學案百源學案下)

黃宗炎此一批評，相當嚴厲，近乎責備，事實上這也正是後人對邵氏先天易最多不贊同者的意見，就是說它太機械化、公式化、落入必然、命定的思想中。作者無意於在此要爲邵雍作辯護，只是覺得黃宗炎此一番話有「見理未透而輕爲苛評」的感覺。第一，黃氏以邵雍先天易與「京焦」之易爲同類，此已表示出黃氏之錯識，未辨焦京(按京房爲焦延壽弟子，應言「焦京」)之易，目的在占斷自然災變及人生運命之吉凶，而邵雍先天易的目的則爲說明宇宙自然之形上法則。是故焦京易中之名目爲「變占」「八宮世應」「納甲」「六親」等，而邵雍先天易中之名目則爲「元、會、運、世」「開物、閉物」「有數、無數」「天根、月窟」等，二者顯然不同。第二，黃氏以邵雍的先天易圖爲「聽一奇一耦之自爲盤旋」，與易傳所言之「教化」「裁成輔相」「不可爲典要」無關，此言尤爲淺薄。應知易學原起於對自然

宇宙現象之觀察，聖人以觀察所得之自然法則，用於規範、指導人生，從而有易學之「教化」與「裁成輔相」，是易學之「教化」與「裁成輔相」建立在對宇宙自然法則的認識上，今邵雍之易學主旨在於闡明宇宙自然之法則，何言與「教化」及「裁成輔相」無關？至於繫辭傳所言之「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豈真「不可為典要」？誠如是，則陰陽之消長、先後、健順之義何立？是知「不可為典要」之言，非言易道之漫無法度，乃示人不可執著於法度之不變而言，故下文有「其出入以度」「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等言，邵雍之先天圖及數，正是要指出這種法度。第三，至於說到邵雍先天易之為機械論或必然論，當我們只着眼於先天易圖與先天易數時，確實免不掉有此感覺，八卦與六十四卦之消長次序及「元、會、運、世」之數，總覺如是一成不變的循環往復，非宇宙自然變化萬端之實相。但我們應知先天易之圖與數，是人的思想所創制的具體符號，邵雍只是藉用它們來表示宇宙自然之法則，並非它們就是宇宙自然之法則。宇宙有然的法則是形而上的道，用形而下的任何一種事物去表示它，都不足以說明它，因為一落入形而下的事物，便少不掉落入滯礙，落入機械形式。舉例來說，春、夏、秋、冬四時，從古至今，曾未更易，我們說這是機械論，是必然論嗎？而今年的春天某日或夏、秋某日，不同於往年的某日；生、長、老、死是人生的四個階段，千古如一，我們說這便是機械論，是必然論嗎？而人人的生、長、老、死之情又各不同。是形而上之道之原理原則同，而落入形而下的具體事物則變化萬端。今邵雍的易學，目的在於闡明形上的道，又不得不藉用形而下的具體符號（圖與數），其落入滯礙，落入機械必然的感覺是不能避免的，但我們應當知道在他的先天易圖與易數的機械必然的形式之內，包含著無窮的變化，正如春、夏、秋、冬與生、長、老、死一樣。明乎此，則「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八卦消長，「元、會、運、世」之往復循環，與「皇、帝、王、伯」之依次退降，也就不會視之為機械、為必然了。

然後，再說到近世科學興起以後，邵雍先天易所受到的衝擊，人們挾科學之知以評論先天易，於是將經世一元消長之數十二萬九千六百年與太空科學之天文數字相較，遂覺渺小而不足信。茲舉吳康先生之言為例，吳氏曾撰邵子易學一書（註十），在結論中盛稱科學之知為實證之知，皆為天儀探測之結果，有客觀事證，他列舉了近世以來科學對宇宙星象之研究

---

註十：邵子易學，吳康撰，民國四十八年九月臺初版。

成果，包括銀河系、太陽系、地球等成毀年數之推測共十七項，然後結論說：

「據今所說，宇宙開闢迄今，已二三十億年，即有人類以來，亦達六百萬年，乃康節皇極經世一元之數，裁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何殊小巫之見大巫？……故康節經世一元消長之數，止玄學化天文學之一假說，閉門造車之論，非所語於現代科學實證之林。」

作者在此當然承認吳康先生所舉科學實證所得關於宇宙成毀之年代，甚至最近科學之研究，對於太陽及地球之存在有更加於吳先生所列舉者。但在此我想要說的是下面幾個問題：

第一，邵雍的先天易中雖然陳列了許多經世之數，但他畢竟不是司天監屬下的官員（按宋之「司天監」，即清之「欽天監」），他的先天易數是哲理推數，不宜於以探測實證的科學視之。二者在基本精神上有分野。

第二，邵雍的先天易中經世之數，在形式上雖然確定，在實質上不可視之為固定不變，正如宇宙間自然現象不可視之為「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卦便包括盡，人間事象也不可視之為六十四卦便包括盡。如果將八卦之「八」與六十四卦之「六十四」，視之為科學實證所得之確定數字，試問易學還成什麼學問？

第三，邵雍不是一個沉於幻想世界的人，也不是一個賣弄預知的術家，他的先天易思想來自他的「觀物」，是以皇極經世書以「觀物」名篇。他自己解說「觀物」之義云：

「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觀物內篇之十二）

「觀之以心」就是所謂的「思想」，然而既云「觀物」，總不能不用「目」，所以應該說他是由觀察物象而運思，經由運思而得物之「理」。邵雍的數，只是「物理」的代表，從他的易數中得易道之理路才是主要的，而執著於他的數字若干，恐非瞭解先天易的正途。實際上，邵雍何嘗不知道他的數字並不能道盡萬物之變化？他將經世一元之數的「元」稱之為「元之元」，便表示「數之上仍有數」。我們看他推演天地生物之數，自乾之一起，分大為小，分而為大有，而為小畜，而為履，而為同人，數目逐層增加，至分而為姤之時，其數為「七秭九千五百八十六萬六千一百一十垓九千九百四十六萬四千八京八千四百三十九萬一千九百

三十六兆」，如用今日的阿拉伯數字寫，則為

7 9 5 8 6 6 1 1 0 9 9 4 6 4 0 0 8 8 4 3 9 1 9 3 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秭千百十萬千百十垓千百十萬千百十京千百十萬千百十兆

當然，這個數目仍不足以與今日天文學上以「光年」計之數目相較，但至少說明了邵雍已經藉這些數目字的層層擴大，表示出宇宙萬物之數，不是為某一數字所限制，它有無限的擴展性。而事實上，易學認為宇宙本來就是一個無限變化的存在，任何大的數字皆不能盡，因為「生生」不絕故，此地球毀，彼星球生，此太陽系滅，彼星系立，「數字」何足以道出宇宙之真象？道之「理」才是真認識。

第四，另有一項重要的認識，便是研究易學當知「一物一太極」之義，邵雍將宇宙的消息按諸先天圖分為三個段落，即：(一)天開於子，(二)地關於丑，(三)人生於寅。由豐中之「開物」到謙中之「閉物」，其間八萬六千四百年，前升後降，以堯、舜、禹為人文盛極之時，乃是就「人道」之太極而言。就「人道」之太極而論人類之歷史演變，自然鋪張開來，剖析得繁多，然而「天開於子」與「地關於丑」之太極，其為時之長久，變化之繁多，決不會亞於「人生於寅」之段落。從先天圖上看，「天道」之開只佔一個「子」會，「地道」之關也只佔一個「丑」會與寅會之半，那是以近望遠，以今述古之當然，「人生於寅」包括自「寅」起以下之「卯」「辰」「巳」「午」「未」「申」「酉」「戌」等會之時，「天開於子」何獨不包括「子」以下之其他會？「地關於丑」何獨不包括「丑」以下之其他會？易貴「旁通」，貴「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否則將何以為易？

第五，邵雍以八萬六千四百年論人文之升降，比較於今日科學之論宇宙成毀，固然其數目微不足道，然而按諸人類歷史發展之實際，此數也不可輕言全然為囋語。伏羲氏之制作八卦為中國遠古哲思之初現，然而至今才幾何歲月？不過六千餘年，尚不足一會一萬八百年之三分之二。而自今日午會第十二運之末（見上節，西元二一〇四年甲子為第十三運之始），至「閉物」人文之終，至少尚有四會四萬餘年。就今日人類之作為來看，如破壞自然生態環境，蔑視共有生存保障條件，放肆於個人快樂享受等等，誰能保證人類不在今後四萬餘年中消滅？科學中之天文數字乃人類知識領域之所得，而邵雍之易數乃人類生存之實限，故不可以科學之大數卑先天易之小數。由作者看來，邵雍先天易之數，實不小。

第六、邵雍「皇、帝、王、伯」之論，固非邵雍所首倡（註十一），乃沿襲古說而加以更落實於史事的陳述。昔孔子曾有「大同」「小康」之嘆（見禮記禮運篇），老子曾有「道」「德」落降之嘆（已見前文引），老子又謂：「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註十二）這種歸納史實得思想法則的工作，正是哲學家的本分事。我們讀皇極經世書，看到邵雍有充分理由以說明他這一歷史觀點；讀古今史冊，又不能不承認這一歷史觀點的正確，則「皇、帝、王、伯」的史觀便是歸納而得的思想法則。「數」的消長與歷史思想法則的消長相符合，更何況有「卦圖」相應合，三者相一致，作者以為這便保證了邵雍先天易的哲學價值。

## 九、結 語

站在整個易學發展史的立場言，邵雍的先天易學佔有極顯著的地位，其成就超過漢代孟、焦、京的象數易而直追孔、老（孔子為易三聖之一；老子之為道家，在思想上看，即易之形上學家），這在當日二程及後來宋明學者中多有言及，皇極經世書及擊壤詩集都附有他們的言論，讀者請自參閱，此不贅引。上節所引朱熹、黃宗炎及吳康之言，只是三個舉例：朱氏之例代表傳統義理之學與數理之學，中有隔礙，以朱熹見義理之深切，竟不能見邵雍數中之理；黃氏之例代表許多研究易學的人，雖然下了許多工夫，仍不能脫落執著，化有形之象為無形之意，結果反以自己之執著批評邵雍之不執著；吳氏之例則代表在近世科學昌盛之下，許多哲學家並不諳易學之精義，只是著眼於形式上，舉西家之長以攻東家之短，實際上語多不相干。這三個舉例大體上也就是後人對邵雍先天易最主要的三方面的異見，當然我是經過思考而選取的。

就作者的認識，邵雍是一個真正純粹的哲學家，在他身上找不到政治場上名、位、權、勢之尋求，也找不到世俗場中貨、利、巧、飾的成分，他的人生只是一個「常」字，守其自然的常道，純而不雜。程明道在他的墓誌銘中，對他蓋棺論定的評論是：

「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則可謂安且成矣。」

註十一：東漢桓譚新論云：「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由仁義，五霸用權智。」

註十二：見老子書第十四章。

正因為他「安」於常，才能有他先天易學之「成」；也正因為他雖有「成」而仍不離乎常，才使人感到他的常實在「非常」。